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高艳芳,王媛媛.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的实践价值与实现路径[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3):61-65.

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的实践价值与实现路径

高艳芳 王媛媛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文化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维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力量。学校作为知识传授和文化遗产的重要基地,在非遗保护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文科强调跨学科知识整合和运用,这与非遗实践高度契合。非遗项目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门类,非遗保护和研究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非遗在校园”实现路径包括选择非遗项目、传承人、传习者、传习场所及其传习方式,分析实践过程,展现实践成果。实践成果展现主要有汇报展演、新闻报道、教材读本编撰等形式。

关键词:新文科;“非遗在校园”;实践价值;实现路径

分类号:G639.2;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3-0061-05

新世纪以来,国际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持续掀起。2003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颁布为契机,我国逐步开启了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非遗保护运动。新文科理念逐渐进入教育者的视野,2018年,教育部正式发出了新文科建设的号召。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知识融合成为现实,新文科的提出与发展成为必然。与此同时,文化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成为确保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重要的教育基地,学校在新文科融合和非遗保护传承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新文科背景下的“非遗在校园”实践成为学界聚焦的热点。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的具体融入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新文科与“非遗在校园”实践的内在契合

“作为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

新文科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1]新文科的提出是对社会极速发展的回应,非遗保护同样也是如此。现代社会面临着文化同质化的风险,非遗保护有助于保留各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为现代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就出发点而言,两者并无二致,只是在方法和理念上各有侧重。因此,“非遗在校园”实践与新文科的互动成为必然。

(一)内容特征的契合性

非遗是人民群众智慧的凝结,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非遗是民族文化认同、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文科是在传统文科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产物,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不能简单否定传统文科的地位和作用。”^[2]新文科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强调打破学科壁垒,跨界、跨学科交流。非遗的外延极其广泛,涉及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艺术学诸多学科门类。就非遗保护而言,其涉

收稿日期:2025-01-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国别与地域文化”(YJS2025JC31)

第一作者简介:高艳芳(1982—),女,河南安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非遗保护、民间文学研究。

及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无论是非遗本体研究,还是非遗保护研究,都是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要有整体性的研究视野,不是单从某一视角或某一学科出发的碎片式研究。“事实上,当下国内外文化遗产学的分支发展异常活跃,传统学科门类皆从某一侧面或角度展开对文化遗产特征、属性、本质和规律的阐发。”^[3]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旨在加快学科间的融合贯通,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建立起新的学科范式,以回应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这也是“非遗在校园”实践最为需要的。可以说,非遗的内容特征决定了其与新文科在目标建设方面的一致性。

(二)研究方法的契合性

非遗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从其分类可见一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遗分为五大类,即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 and 实践;传统手工艺。在此基础上,我国先后出现过四分法、八分法、十分法、十三分法、十六分法等分类方法。^[4]非遗有着丰富的内涵,需要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既有个案研究,也有类别研究。此外,非遗的生活性特质决定了田野调查(包括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在非遗研究中的重要性。“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应是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观点,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培养跨学科思维和解决综合性、复杂性问题的创新能力。”^[2]与研究方法相伴的则是研究视角,要想达成对非遗的立体认知,必须采用多样化的研究视角。

(三)实践场所的契合性

学校历来被视为思想的发源地,也是各种新思想和新理念的实践基地。新文科建设强调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引领,促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培养新时代复合型人才。学校是践行新文科理念的最好平台。同时,学校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承场所,与非遗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非遗在校园”实践不仅有利于校本课程的丰富和实践活动的拓展,同时也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在校园中开展非遗实践,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学校始终是文明与智慧的保存、研究和传承之地,在非遗保护方面具

有人才、环境与智力等优势。在新文科理念的引导下,多学科的合作沟通和协同创新可助力非遗实践的开展和研究范式的转化,从而促进“非遗在校园”的开展。

二、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的实践价值

全球化、城镇化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促成了知识的高度综合以及知识生产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在此背景下,知识的综合运用、跨学科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非遗的文化生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各种问题,非遗的重要性被发现,世界各国人民对非遗保护达成了共识。随着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新文科与非遗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受到广泛关注。

(一)有利于跨学科教育实践的开展

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让教育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和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面对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社会变革,2017年,美国西拉姆学院率先提出了新文科的概念,强调文理交叉和学科重组,明确指出应将新技术运用到文学、哲学等文科课程当中,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综合性的学习平台。我国在遵循国际新文科内涵、技术及其教育逻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文化政策、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等因素,进一步强调文理交叉、学科融合在新时代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跨学科教育实践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2020年,教育部颁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阐明了新文科的教育教学理念,强调学科间的融合、现代技术的运用、创新人才的培养。

非遗的传承发展需要相应的文化生态,“非遗在校园”成为推动非遗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黄永林在民俗事象变迁研究中提出了民俗文化生态的概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要素是影响文化事象(民俗现象)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文化生态的变迁可以造成部分文化现象的消亡,也可以促成新的文化现象的出现。^[5]在传统文化生态下,广大民众为了满足自我的生产或生活需要,创造了为其生产生活服务的非遗,非遗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认同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农业文明为非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理

空间和文化空间,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到来,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村村落被城镇替代,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开始摒弃原有的文化传统,非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传统社会语境下的亲缘传承、地缘传承、业缘传承逐渐让位于现代社会的学校传承,“非遗在校园”成为推动非遗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

新文科强调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现人文精神与现代技术的结合。非遗作为广大民众智慧的结晶,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内容,其传承发展需要开阔的视野和综合性的知识积累。在此意义上,新文科的出现有益于非遗的传承发展。非遗涉及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艺术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非遗的传承和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非遗在校园”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和跨学科的互动。如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涉及艺术、历史、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二十四节气涉及天文、地理、农事等领域的内容,非遗数字化保护则需要信息技术和人文研究的通力合作。新文科强调学科融合,通过学科的整合,实现知识的综合运用。非遗的综合性特征亦要求打破学科壁垒,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论。这种跨学科的整合不仅可以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还能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此外,新文科背景下的“非遗在校园”实践是学校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学校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知识的传授、运用,更是品德的培养。“非遗在校园”实践不仅是非遗技艺的传授,更是各种知识的综合运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关乎价值判断和道德认同,是传承社会主流价值和道德的过程。“非遗在校园”实践有利于学生综合性知识的获得和非遗的传播传承。学生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未来知识传授的主力军,是实现综合性知识接收和非遗保护以及传承的重要力量。“非遗在校园”活动的开展有利于非遗的传播和传承,这也是新文科发展的重要目标。“非遗在校园”活动的开展,还有助于学生三观的形塑养成。学校教育是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因素。非遗所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生命意识等,有助于学生正确三观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形成。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非遗在校园”实践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学生通过非遗技艺的学习,可以形成对非遗的清晰认知,进而接受其蕴含的文化,形成

文化认同,从而自觉承担其保护非遗的责任。“非遗在校园”实践传承的是非遗技艺,更是与之相关的文化。“非遗在校园”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进而形成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二)有益于非遗的传承发展

文化生态的改变带来了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迁。2012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我国已不再是以农业、农村为主导的国家。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导致了非遗文化生态的改变,非遗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这不仅影响着人们对非遗的认知,还导致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非遗是“以人为本体,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载体,以人为活体,是通向身体哲学的身体遗产”^{[6](P129)}。人是非遗传承发展的关键,代际传承保障了非遗链条的延续。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传承链的断裂已成为非遗保护、传承面临的共同难题。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前四批在世者)50%以上的已超过70岁^[7],第五批则有58.3%的传承人超过60岁,可见新生传承力量的培养迫在眉睫。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语境下,年轻人的职业观念和谋生手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对非遗技艺及其作为职业的认同感不断被削弱。^[8]现代社会年轻人多通过自我努力获取财富、权力,打破了传统的子承父业传承模式。此外,非遗技能的获得往往需要长期的练习,以师徒或父子等关系传承,属于典型的师范性学习,对学徒的悟性等要求比较高。“实施技能的目的是通过一套规则达到的,但实施技能的人却并不知道自己那样做了。”^{[9](P59)}漫长的学习过程及技能掌握的高难度导致年轻一代失去了传承非遗的热情,造成了非遗传承链的断裂。

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是非遗传承的关键环节。非遗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续,更是文化的传承。“非遗在校园”实践成为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的有效补给,是缓解当代非遗传承困境的重要路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指出,非遗传承可以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来实现。《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业务指南》也明确提出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在非遗传承中的重要性,并努力寻求非遗融入正规教育的路径和方法,非遗与校园教育的结合日渐被提上日程。自2000年以来,在非遗保护热潮的推动下,我国高度重视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的结合。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非遗与高校教育融合的会议——中国高等院校

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研研讨会。大会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呼吁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2004年我国出台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0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强调指出将学校作为非遗传承基地。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10]，阐明了学校在非遗传承中的义务和责任。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将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并号召推进传统文化与校园、教材、课堂融合。^[11]2021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学校在非遗传承中的重要功能，并将学校教育纳入国家发展体系当中。学校教育是实现非遗传承、传播、恢复、重建文化生态的重要途径。“非遗进校园”实践是教育传承和文本保护的有机结合，在非遗传承中具有积极作用。

新文科的跨学科知识整合理念助力“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新文科背景下，科技赋能是“非遗进校园”实践的重要方向。非遗教学、传播、传承活动的开展都需要技术力量的加持。如非遗数字档案库的建设需要相关数字技术的应用，非遗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则需要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运用。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非遗知识获得了系统化的保存和传播，视频、VR、AR等技术的运用则赋予非遗更强的感染力和传播效率，推动了非遗在年轻群体中的传播，扩大了非遗的社会影响力。

三、新文科背景下“非遗进校园”的实现路径

(一) 实践内容选取

“非遗进校园”实践包括非遗项目、传承人、传习者、传习场所及其传习方式等要素。

“非遗进校园”实践首先要考虑的是项目的选择，即选取哪些项目进校园。结合新文科的教育教学理念及非遗活态性、生活性等特征，笔者认为，首先，要强调项目的综合性和地域性特色，通过非遗项目的学习、传承，进一步明确跨学科知识整合的重要性；其次，应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群体的心理特征和接受水平，针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群体选择不同的项目，以确保“非遗进校园”实践的适宜性；再次，

在坚持综合性、地域性特征的基础上，尽量将那些与地方文化建设发展关联紧密，能彰显地方文化特色的项目作为重点考虑对象，以推动非遗与当下社会的融合；最后，要兼顾学时、学长，尽量将单个项目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学期内。

“非遗进校园”实践的开展离不开传承人的参与，但并不是所有的传承人都适宜进校园。首先，要考虑传承人的身体状况。鉴于传承人年龄偏大的现实，在传承人的选取中要务必关注其健康条件。其次，要考虑传承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传承人如果方言太重，或者不能用普通话跟学生交流，那么将无法保证“非遗进校园”活动的顺利开展。最后，要尊重传承人的意愿。部分传承人出于经济或其他因素考虑，在传承活动中可能会有所保留或消极怠工，需要提前跟传承人就传承意愿进行深入的沟通。^[12]

传习者即“非遗进校园”实践的对象(同时也是主体)，包括在校的学生，也包括参与其中的教师。实践活动要充分考虑到传习者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特征及需求，引进那些更有利于传习者成长、发展的项目。初中阶段，结合学生对地理、天文、文学等方面的认知，可以将二十四节气作为主要的讲授和传承内容。通过非遗项目的学习，教师不仅可以检验学生对相关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拓展其对项目的认知。小学阶段，结合小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可以将木版年画等项目引入校园，在满足学生动手愿望的同时，帮助其了解木版年画的历史源流、制作技巧等。

传习场所即非遗实践开展的地方，包括课堂、展演、展览、藏馆及非遗所在地等。结合新文科教育教学理念，非遗传习应在校内和校外联合开展。校内侧重非遗知识和技能的讲授和培养，校外侧重实践的开展和校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通过在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的实践，加深传习者对非遗项目历史和实践原理的认知，将项目有效运用到生活当中，使其形成更为深刻的非遗认知。

创新传习传承方式，促使现代与传统结合。过去受制于历史和技术等因素，非遗实践的展开基本与现代技术无关。现代社会，非遗的传习传承与现代高科技技术的结合成为现实。在传习过程中，可以将网络、视频、数字技术等应用于非遗相关知识的传授，借助机器设备完成部分手工制作，节省时间成本。

(二) 实践过程分析

从单科教学到跨学科整合。新文科强调打破学

科壁垒,实现文理交叉和跨学科的知识整合。“非遗在校园”实践的开展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以往的单科教学已不能满足非遗传承的需要,这就要求打破单科教学模式,推动教育向跨学科整合。

从“无感”到“五感”联动。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多采用“参观+体验”“展演+教学”“学习+讲解”等方式展开,并以“传习+表演”“报道+宣传”“访谈+写作”等方式带动传习者参与其中。如此,不仅可以充分调动传习群体的积极性,打破传习群体以往的“无感”状态,还可以充分调动其“五感”(视、听、知、嗅、味)联动,加深传习者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和体验,综合运用各类知识。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活动可以充分调动学习者的知识储备,激发学习者体认、实践非遗项目,将原本被动的非遗知识学习转变成主动参与的过程。通过观看表演、参观展览、接受培训、动手实践等形式,传习者获得了非遗相关知识,并以组织表演、参与采访甚至为传承人编纂口述史等形式参与实践学习。在实践过程中,传习者由单纯的喜爱转变成我要参与,成为趣味文化创造者、讲非遗故事的人。实践过程不只是简单的学习、传播、教学过程,更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三)实践成果展现

汇报展演。传习者通过展演的形式汇报学习成果,将自己的所学展现出来。这种形式运用十分广泛,比如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等。就传习者而言,可以获得参与感、成就感、愉悦感,从而产生传承非遗的动力;就观众而言,观看的过程就是对非遗相关知识的学习过程,此时的观众无疑也已成为非遗项目的参与者和学习者。

新闻报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各种媒介的发展,媒介已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可以通过相关媒介平台对非遗传承人、传承事迹等进行报道。在此过程中,受访对象可以直接表达自我的感受和诉求,让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当然,也可以宣传非遗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采访人(学生)则在采访过程中加深了对非遗的感知,同时也推动了相关非遗项目的传播,从而助力非遗的传承和发展。^[13]

教材读本编撰。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过程中,非遗传承人、学生、教师构成了非遗传承

团队。团队结合具体项目编撰相关教材读本,不仅便于传承人开展教学活动,还能促进非遗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喜爱非遗。

非遗涉及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艺术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新文科背景下,学校肩负着推进非遗教育和非遗研究的责任。跨学科整合,对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学科的建设都大有裨益。质言之,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在校园”实践的开展,不仅有助于非遗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丰富非遗的传承方式,同时也能带动学校素质教育和德育目标的达成,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激活非遗隐性价值以及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权培培,段禹,崔延强.文科之“新”与文科之“道”——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2]色音.新文科视野中的文化遗产概念、类型及研究范式转换[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2).
- [3]王福州.“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定位及未来发展[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2).
- [4]高艳芳.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与文化成因[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5]黄永林.民俗文化发展理论与生态规律阐释及其实践运用[J].民俗研究,2015(2).
- [6]向云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哲学问题及其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 [7]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EB/OL].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8885.html,2017-02-14.
- [8]杨娟,王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断层困境分析——基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视角[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6).
- [9](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N].人民日报,2011-08-05(008).
- [1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257.htm,2017-01-25.
- [12]谢菲,韦世艺.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向[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13]高丙中.非遗学的建设与新文科的探索[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4).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